



一生一代一双人

纳兰词的一世情深

纳兰性德



一生一代一双人
两情若是久长时
又岂在朝朝暮暮
纳兰性德《木兰花令·拟古决绝词柬友》



华文出版社

纳兰的一阙词波涌过你我的一世情缘

可以催漫天烽火盛开，可以催漫山的花香谢尽

深情追溯纳兰容若短暂而华美的一生

重新展示纳兰词那一缕经久不衰的芬芳

“古今第一词手”之人绝妙好词尽收其中

华文出版社



纳兰词

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？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谁春？
浆向蓝桥易乞，药成碧海难奔。若容相访饮牛津，相对忘贫。

梦江南
● 著

一生一代一双人

纳兰词
的一往情深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生一代一双人：纳兰词的一往情深 / 梦江南著. —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2010.11

ISBN 978-7-5075-3376-7

I. ①一… II. ①梦… III. ①纳兰性德(1654~1685)—词(文学)—文学欣赏
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6610 号

书 名：一生一代一双人：纳兰词的一往情深

标准书号：978-7-5075-3376-7

作 者：梦江南

责任编辑：方明亮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5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wchs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hwchs@263.net

电 话：总编室 010-58336255 发行部 010-58336270

编辑部 010-58336278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印刷：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700mm×1000mm 1/16 开本 15.25 印张 150 千字
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26.8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

快乐带来创伤，创伤开出花朵

这个标题取自帕斯一首诗中的句子，我很喜欢。

冯梦华在《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》中说：

淮海，小山，古之伤心人也。其淡语皆有味，浅语皆有致。举两宋词人，实罕其匹。

其实，一直被人们称为古之伤心人的还有另外两个男人——李煜、纳兰容若。当然我个人觉得，李清照和朱淑真也算是伤心人。他们一直都是我喜欢的词人——我只喜欢内心怀有悲痛情怀的诗人。

所以一直在阅读纳兰的词。纳兰对“词”的，甚至是对这个世界的贡献，在我看来，其实就是把一颗真心，一颗会疼的，知冷知热的心，以及这颗心中蕴含的真情，捧给了这个世界。很多人喜欢纳兰，其实就是喜欢他这颗真心，以及这颗真心中蕴含的深情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这样说：

“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笔写情。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汉人风气，故能真切如此。”看到这里，我恨不得握着王国维的手，连声说感谢。

这才是读懂了纳兰这颗词心的评价。

纳兰是心里有爱的人。一个心里没有爱的人，怎么可能写出打动人心的文字？他的文字都是经过泪水、情感、思念洗涤过后的凝结。读着他的文字，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。我常常说，如果你懂得一个人写出的文字之后，你会从心里生出某种温柔的轻轻的疼。这种疼是来自于对那颗柔软而敏感的心灵的触摸。在他的笔下，文字不是死的，文字就是他自己的灵魂，就是他自己的情感，或者就是他自己的命运。

纳兰是真澈的人。一个内心真澈的人，可以为自己所爱的人完全付出。在这个爱情被视为便餐的时代，那些心里怀有真正的深爱的人，往往都是背负着伤口的人。在这个爱情被人随意践踏的时代，还有几个人把爱情视为自己的生命？我们很幸运地看见，在那些源自古人的歌中，出现了那种被奉为自己生命的爱情，让我们明白，原来爱是自己灵魂的样子。

爱是无私无悔的付出。爱是用尽自己一生的祝福。我想，这俗世的爱，并不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和渴望。坚守爱情是自己生命的人，怎么可能快乐？爱是一切。一切不一定是爱。爱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那样随便。随便的爱，是放纵。

如今的爱，更多地被情欲控制。真正的爱，有可能是形而上的，是灵魂和灵魂的交流，是内心对内心的牵念。也许，你会离开我，但我就是不愿，也不能忘记你。我会在心里淡淡地记着，一直记到失去自己的呼吸。我会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。我会在孤独的时候放飞回忆，在怀念中悄悄地放下自己的问候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
也许，这是我们成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所以我说，成长是一种说不出的疼痛。是的，为那逝去的爱，我们都一样悲痛。如果不悲痛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爱。真正的爱，是他或她离开后，会觉得自己心很疼，会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失去了灵魂。

爱对于纳兰来说是一种执着，是一种深入到自己灵魂深处的奉献，也是一种创伤，但创伤中能开出美丽的花朵：怀念。一个没有怀念的人，是多么可怜的人啊。于是，我和纳兰这个伤心的人，不停地怀念，不停地做梦，梦入江南，有心里牵念的姑娘的江南。我们就是不愿醒来。纳兰的情词，有一种深深的伤感和无力的疼痛。读



他的词时，我总有一种身世依然是落花的感慨。我们都是一片落花，也许会在风中偶尔碰撞在一起，然后永远分开。

王国维老先生所说“专作情语而绝妙者”之言，纳兰可以坦然接受这个肯定和赞美。纳兰，是一个真正“伤心”的人。这两个字蓄含了一种深深的真情。没有真情怎么可能受伤？不会受伤怎么可以悲痛？没有悲痛怎么可能伤心？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配称之为“伤心人”。做“伤心人”必须具备“三真”：真心、真情、真爱。不真的人，是不会伤心的。

庞德认为，一本书的宣传不是靠高音喇叭的广播，不是靠热闹的炒作或作秀，而是靠悄悄地口口相传。那些靠炒作和作秀而畅销的书，不会有经历风雨和岁月的生命力。它们转眼就会黯淡，就会消失。这个时代，写作者很多很多，但肯用真性情写作的人，寥寥无几。这也是我们读纳兰《饮水词》所要思考的问题。

我一直试图用自己的情感，把纳兰的情感表达出来。这些文字并不是对他词的解读，而是一个深情的男人倾听另外一个深情的男人抒情之后，敞开内心和他进行的对话、亲近和触摸。其实，我很简单。我的写作属于“我手写我心”这个范畴。古代有很多这样的写作者：晏几道、纳兰容若、秦观、李清照、李煜、贺铸等。他们的词一直留存至今，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能打动人心，直击灵魂。

……相反，他立刻就领悟到，新的文学，尽管遭到大学教授和官方评论家的一致蔑视，却能征服为数不多却激情汹涌的读者。这是一件反潮流和有意为少数人而作的事业。庞德在一封信中对他年轻的朋友说：“从对上帝的爱出发，考虑一下有一次我对你说的事情：任何为了钱而写的东西都一文不值；唯一有价值的是对抗市场的创作。没有比钱更有毒的东西了。如果有人收到一张巨额汇款单，他马上就会想到自己做了某件事情，但是很快他的血管里流的就不是血，而是墨水了。”

帕斯如是说。



其实，诗词一直都是贵族的事业。这些贵族也许在生活和物质上是一贫如洗的，但在想象、内心、情感、灵魂和诗意中，他们是异常富有的。他们是国王。有人说，如今写诗是有病，写诗的人都是疯子，那么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更加疯狂一些呢？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病得更重一些呢？此心热爱，无怨无悔。

纵然社会不停变化，纵然在物质上人们占有很多，但仍然有很多人病得很重。那是因为，他们始终在关注自己的灵魂。他们始终在关注自己的内心。他们始终在关注自己的情感。他们始终在关注那些短暂的青春。他们始终在关注人类自身的喜怒哀乐。我愿意加入这个队伍，用尽自己的一生。

读纳兰的词，我想起一句话：

所以，我同意：也许不用为他太惋惜。只是我们还是得准备着，要过一段孤单的日子。

这是余地的好友谭毅在余地自杀死后，为他出版的文集写下的一句话。我很感动。于是，我们也可以用他的话这样说：

所以，我同意：也许我们不用为纳兰太过惋惜。只是我们得准备着，要过一段阅读的日子。

也许这阅读，会持续我们一生的时间。

用我的心，用我的文字，来悼念纳兰那颗逝去已久的深情的词心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加入到我的悼念当中，只要你打开这本书，安静地读，仔细地怀想，用心去触摸。这本书，不是开始，也不是结束。这书，是一个灵魂，用阅读纳兰的方式，忍受的暗夜残酷的煎熬，和那无边无际的孤独。

梦江南

2010年7月29日凌晨



目 录



初恋：肠断月明红豆蔻

心字已成灰	/ 3
香尽雨阑珊	/ 11
无聊成独卧	/ 17
泪与灯花落	/ 22
十年踪迹十年心	/ 27
肠断月明红豆蔻	/ 33
难道多磨更好	/ 36
闲阶小立倍荒凉	/ 40



深爱：人生若只如初见

谁道破愁须仗酒 / 47

聒碎乡心梦不成 / 54

眼底风光留不住 / 60

人生若只如初见 / 65

征鸿不为愁人住 / 73

别自有人桃叶渡 / 77

一生一代一双人 / 83

人生那不相思绝 / 89

贪话零星兰焰坠 / 97

梦里砧声浑未歇 / 103

嫩寒无赖罗衣薄 / 110

可怜春去又经时 / 114

余寒欲透缕金衣 / 119

东风那惜小眉弯 / 123

斜倚画屏思往事 / 128

酒醒已见残红舞 / 134



悼亡：我是人间惆怅客

辛苦最怜天上月	/141
重泉若有双鱼寄	/146
近来无限伤心事	/156
怕幽泉还为我神伤	/162
当时只道是寻常	/169
有情终古似无情	/176
风雨消磨生死别	/182
赢得更深哭一场	/188
一片伤心画不成	/195
几回偷拭青衫泪	/200
惜花人去花无主	/206
来去苦匆匆	/211
刚作愁时又忆卿	/216
问君何事轻离别	/221
我是人间惆怅客	/225

初
恋

肠断月明红豆蔻

鬓云松令

枕函香，花径漏。依约相逢，
絮语黄昏后。时节薄寒人病
酒。划地梨花，彻夜东风瘦。
掩银屏，垂翠袖。何处吹箫，
脉脉情微逗。肠断月明红豆
蔻。月似当时，人似当时否？



心字已成灰

梦江南

昏鸦尽，小立恨因谁？急雪乍翻香阁絮，轻风吹到胆瓶梅，心字已成灰。

这首《梦江南》不管在纳兰的哪本词集里，都是开篇之作。初读时，能感到一股透心的凉迅速涌上心头，让人暗暗心痛。

这是一首别离念远的词，我尝试着意译如下：

那低哀而过的鸦群，披着昏暗的色彩已经飞远。那站在黄昏之下眺望远方的人啊，为什么还在窗前伫立？飘飞的柳絮像冬日的大雪一样随着缕缕缭乱的风，吹落到香阁中。打疼那个远望之人的泪眼，疼在那个人的心里。风里，或许有一缕幽香如同思念和伤痛，如影随形，像飘落的心事。轻风摇曳，轻抚着那插在胆瓶里的梅花。那案几之上凋落的花瓣，多么像无着落的青春，暗暗伤感。此时，狼藉一地的，难道只是心字香烧成的灰烬？

起句“昏鸦尽”，仅仅三个字，就干净利落地把无奈、孤独、绝望、悲戚的景况勾画了出来。昏鸦，一直是一种情感在孤独和寂寞，甚至是空洞和





生



代



双



失落当中煎熬的产物，在古代诗人的笔下，一次次充当凄凉、孤独和落寞的道具。昏鸦已经飞尽。与其说是乌鸦的叫声凄哀，还不如说是人自己内心的颓丧、绝望和无力。

在所有的音符中，最让人觉得荒凉和悲哀的莫过于寒鸦的叫声。至今农村的很多老人，都还认为乌鸦在黄昏的时候，在谁家门前的枝上鸣叫是不祥的象征。而他们又认为，如果乌鸦在清早站在谁家的门口鸣叫，就是吉祥的象征。其实，在唐代以前，乌鸦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有吉祥和预言作用的神鸟，《尚书传》就有“乌鸦报喜，始有周兴”的历史传说。唐代以后，经过民俗演变和文化变迁，乌鸦在黄昏时的鸣叫就渐渐成了一种不吉利的象征了。

撕裂般的鸣叫，是乌鸦最明显的特性。正是这种撕裂般的叫声，才让那颗思乡思念的心，觉得无比地凄凉。在几千年的文化记忆里，这种耐人寻味的声音，总是与黄昏和乡愁纠缠不休。总是和人内心的离愁别绪，甚至和人内心的孤独、寂寞和失落互相关联。马致远在《天净沙》中这样写道：

枯藤老树昏鸦。小桥流水人家。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

马致远将此种孤独、寂寞和失落，甚至是内心无法倾诉的凄凉推向极致。在这幅经典的悲凉境况里，乌鸦作为表现诗人内心和情感的重要的道具，通过阅读，陈列于人们的情感当中。让我们读到这曲的时候，总是不免暗暗心痛。

柳絮飘飞，这是三月，一些丝丝缕缕的沾惹。最初的温暖与最后的寒冷，总是会在大地之上展开你争我夺寸土不让的斗争。柳絮纷纷飘扬如雪，这是千年以来最经典的意境了。柳絮，总是会让人在心里产生一种离别的意象。在这意象背后，其实透露着一种从心灵深处生出来的悲凉。



柳絮飘舞的时节，那些早早盛开的梅花就会凋谢了。而这，总是会让那些敏感的心灵受到些微的伤害。因为人的有情，往往会让季节的更替显得是那么的无情。这也是宋代那个深情、断肠而伤痛的词人朱淑真在《浔都春·梅》中念及的：

寒阴渐晓。报驿使探春，南枝开早。粉蕊弄香，芳脸凝酥琼枝小。雪天分外精神好。向白玉堂前应到。化工不管，朱门闭也，暗传音耗。

轻渺。盈盈笑靥，称娇面、爱学宫妆新巧。几度醉吟，独倚栏干黄昏后。月笼疏影横斜照。更莫待、单于吹老。便须折取归来，胆瓶插了。

桌案上落满的梅花的花瓣，那些时光之手拂下的残红，想它们曾经是那样的娇艳、那样的妩媚、那样的鲜活，如今，都静静地睡在花瓶旁边，像一堆时间的尸体。仿佛一个人脸上掉落下来的青春，不过是一种时光无情的证据。

最后一句“心字已成灰”是一举两得。明杨慎《词品·心字香》：“所谓心字香者，以香末篆成心字也。”从字面上理解，应该是心字香燃成了灰烬，而我觉得，应该可以延伸一些，向纳兰的心灵和情感当中去追问。心字香如同思念，燃过之后最终成为灰烬。也就是说，心香成灰，虚实相衬，不仅是闺阁当中的实景，而且还有深刻的喻义，表面上可以看作是篆香燃尽，事实上是那个远望之人的心，被思念和孤独燃成了灰烬。

这首词存在一个镜头转换，如同拍电影一样。前面两句写的是纳兰自己站立在黄昏渐渐笼罩的昏暗之下，望着渐渐飞远的昏鸦，心里充满伤感，不停地叹息。后面写的却是闺中的女子所住的香闺。这个女子是纳兰心爱的女子。纳兰把镜头对准了她的香闺，对准了香闺的一切物事：从窗外飘进来的柳絮、胆瓶、插在胆瓶内的梅花、落在书案上的梅花花瓣、已经燃完的心字香的灰烬。



这一切就像一幅素描，更像一场无声的电影，把和这个女子息息相关的物象依次呈现出来，唯独没有看见这个女子的身影。纳兰这样做的目的，是让我们展开自己的联想，去想象这个女子，她站在那里，到底望着什么，伤痛着什么？
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是爱情的终极目的。可是，这种终极目的，总是不能被命运之手成全。命运给出来的答案，也许会和一些愿望相反。悲欢离合，才是爱情最终的归属。两个人的离别，或许是逼于无奈，但这不是他们所要，更不是他们所渴望的结果。恋人之间，最苦是相思。在相思当中，最疼最痛是别离。生活中太多始料未及而又无法抗拒的变故，总是由不得我们自己自由选择。人生的无力，就此产生。

那些恨，那些对于命运的无声的控诉，就这样从纳兰的笔下静静地流泻出来。正如晏小山所说的那样：“横玉声中吹满地，好枝长恨无人寄。”小山和纳兰一样，同样深情于自己心中的爱情。他常常地恨，长久地恨，恨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子执子之手，厮守一生。

平心而论，写长调一直都不是纳兰的强项。因为，长调从来都是难以控制的。自古也就那么几个大家可以控制长调，在自己的文字当中游走自如。小令，才是纳兰最为打动我们的词作样式。这也许与小令的容量不无关系。晏小山和纳兰容若这两个男人的小令，都因为他们无比的深情，更加凄凄感人。

小令简短，不用长篇大论和铺叙一通，一般只用于反馈自己内心一些情感的片段。纳兰是一个至情至性的男人，词于他而言，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抒发情感的载体，而是心灵和灵魂的一种自慰。填词，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自怜，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点暖。没有词，就没有时光长河当中，那个满清贵族公子感人至深的落寞的背影，就没有那模糊的、憔悴的脸庞。没有纳兰，也就没有宋词在清代最华丽最真切最深情的一次回光返照。



这首小令，从表面看是刻画纳兰自己的忧伤，以及在黄昏独立思人的幽怨之情。其实，从背后去看，那更忧伤更幽怨的，不是纳兰，而是另外一个女子。关于这个女子是谁，向来有两个版本。一本版本说是江南才女沈宛，另外一个版本说是纳兰容若的表妹。

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个版本：纳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有一个红颜知己，一个心息相依的情人沈宛。

沈宛，字御蝉，浙江乌程人，江南著名艺妓兼美女作家，出版过词集《选梦词》。沈宛的才名，传遍了整个江南，甚至传到了纳兰的耳朵里。所以，纳兰就写信给他的朋友顾贞观，让他帮忙为纳兰撮合。纳兰的信是这样写的：

望前附一缄于章藩处，计应彻览。弟比日一与汉槎共读《萧选》，颇娱岑寂，只以不对野王为怊怅耳。黄处捐纳事，望立徙以竣，不可以泄泄委之也。顷闻峰泖之间，颇饶佳丽，吾哥能泛舟一往乎？前字所言半塘、魏叟两处如何，倘有便邮，即以一缄相及。杪夏新秋，准期握手。又闻琴川沈姓有女颇佳，望吾哥略为留意。愿言缕缕，嗣之再邮，不尽。鹅梨顿首。

卢氏死后，纳兰一直活在一种空洞当中。顾贞观是一个意气之人，纳兰是他的朋友，他为了朋友可以肝脑涂地。纳兰交代他的事，他当然要尽力用心去办。郁郁寡欢的纳兰，在二十八岁时，顾贞观把江南的才女沈宛介绍给纳兰认识，两个人先是做了笔友，鸿雁传书，互吐衷肠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纳兰二十九岁那年，顾贞观带沈宛北上与纳兰团聚。纳兰将和自己情投意合的沈宛，安置在德胜门内。由于沈宛是汉人，汉满不能通婚，又加上此时纳兰家里有一妻一妾，所以沈宛不能名正言顺地进入纳兰府。他们